

张春桥、姚文元

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座谈会上的言论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五日)

姚文元：你们写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件好事情。在北京，我和春桥收到书后，很高兴。当然，还需要修改，不过总算有了一个稿子。

当前是批林整风在深入，首先是批林，其次是整风。批林的修正主义路线，涉及许多理论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从解放后四次路线斗争来看，高饶、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每一次大斗争、大争论，都联系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你们编书同志也经过反复，有反复的经验，各种情况都经历了。主席总是在批判“左”右倾机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统一，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席一贯重视全党的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在庐山会议上主席又发表了关于哲学小辞典所写的话。主席说：“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方面打败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

他部门。”这两门把它搞通，联系到其他部门。这次庐山会议，主席又提出要读马列的书，读哲学、历史，叫我们读《哥达纲领批判》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的书。这几年都强调这点。

今天加强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有其理论和实践的意义。你们写的书没有全看。你们对修改的设想，第一、第二两类是有关内容方面的问题，不想发表意见了，第三、四、五点；是方法问题，我是赞成的。一个是观点和材料的统一，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主席讲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特别强调这点。我们搞社会主义已二十三年了；苏联从十月革命到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已有五十五年了，有正面、反面经验，值得我们很好研究。最后一条是文风。这几条，我觉得很好。

理论上，你们归纳了二十个问题。前言中讲未及充分讨论，我没有查你们书中到底采取哪一种意见。现在想听听你们的意见。重视理论问题的研究，联系到我们这几年的实践经验，有这个可能写一本比较符合毛主席思想的比较好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主席关于政治经济学讲了很多，都是批右、批“左”的，很鲜明、很明确。

今天讨论不完怎么办？先开个头，再讨论若干次。能统一的先统一起来，将界线搞清楚。这些问题都是和实践有关。主席过去说过：有人一接触到实际问题，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要将二十个问题讨论几次，讨论得比较清楚。批林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来批，批右，批

“左”，都要批得准确。

我想听一下同志们的意见，可能提一点问题，同志们再去讨论。有些问题也许不难解决，有些问题可能争得很热烈。总的精神希望把这本书改好。比过去有所进步。这对干部和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提高群众觉悟，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会有所帮助，所以和春桥同志来听一次意见，表示重视。

成立政治经济学组，春桥和我赞成，提出一个本子来很高兴。

最后经过讨论，希望形成一个比较正确的意见，修改时，在理论上就比较好，在实际上还要去调查。

张春桥：收到书很高兴。很忙，没有来得及读。相信可以搞好，至少能搞一本反映我们水平的教科书，不是毛主席的水平。如果搞得好，可能吸引中央同志的兴趣。如能得到中央指示，还可能搞得更好，尽力之所能，把书搞好。

姚：第一个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谁讲？这个问题怎么来的？独立的社会形态是什么含义？

姚：（当有人讲到在文化大革命前吴晗和陶铸写过文章反对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独立社会形态时）将来可以把这种情况整理出来，作讨论问题的参考资料。你们不讲，我们还不知道，没有研究过。

徐景贤：（有人讲到1970年传达康老在组工会议提过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时）传达的原话中有没有独立的社会形

态？

姚：（当有人讲到我们有三派看法时），敞开思想谈。独立社会形态是什么含义？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把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联系在一起。列宁多次强调长期性。主席在“九大”时叫我们翻列宁的书，列宁说“是整整一个历史时代”，你们看，是“整整一个历史时代”，不是一个短时期。这个历史时代所以必要，不仅是为了创造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前提，更重要的是把工人阶级教育锻炼成能管理国家；第二，是为了改造小资产阶级。列宁讲得很多，马列的提法也是发展的。到了列宁时期讲社会主义是长时期。列宁在另一个地方说：要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又不能产生的条件。不能认为马列把过渡时期看成是很短的。

姚：（当有人讲到过渡时期阶级斗争激烈时）苏修说无产阶级专政到一定时期就结束了，然后是全民党、全民国家。

姚：（当有人讲到苏修现在也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时）我们说长和他们说长恰好相反。我们说比较长，是为了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他们说长，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为了保存资本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

姚：（当有人讲到列宁说的社会主义，有时就是指的共产主义时）原来也有过这样的概念，如科学社会主义，就是指的共产主义。

姚：（当有人讲到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人民内部的关系是同志式

的关系时）还有矛盾吧？还有矛盾。

有一点是大家一致的，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是一致的，书中未讲独立形态，回避了。

姚：（当有人讲到书中为什么不用独立的社会形态的提法时）将来的事很难预测，根据现在提出的无产阶级历史任务（不说更远了）不是一个短时期完成了的，不管是国际国内任务确实不是几十年所能解决的。书里不提独立的社会形态也好，留有余地。我没有研究这个问题，可以再讨论，现在还是理论上的论争，这时期，我们正强调学习马列主义，批判陈伯达的中国没有奴隶社会的说法，干部在学习社会发展史，此问题可讨论。

姚：（当有人讲到强调相当长时期，不等于就是一种单独的生产方式时）苏修说相当长，有一个目的，是为了搞资本主义复辟。他们继“全民国家”的谬论之后，又抛出了一个所谓“发达的社会主义”，最近他们在集中讨论，他们的中央还要经济理论界集中讨论。

张：这是为了掩盖他们社会帝国主义的本质，发达的社会主义就此一家，我发达，你不发达，你得服从我的。罗马尼亚不发达，就要受援助、受控制、受掠夺。

姚：发达不发达的观点，是从资本主义那里抄来的。发达的社会主义就苏修一家，其他均不发达。（当有人讲到列宁曾用过发达的社

会主义一词时)他们歪曲列宁的话。什么发达?酗酒发达,对外民族压迫发达,对内阶级压迫发达!

过渡时期问题,我们还是按照主席的提出写,我们写《九评》时,为了论战,用《哥达纲领批判》的话,不要去公开否定过渡时期的提法,在反修斗争上是不利的。肯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不公开否定过渡时期,这个问题,内部可以讨论。《九评》最近没有看,如何讲,会议不作结论,议论一下。这个问题还要继续讨论。

姚:第二个问题(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应如何理解?)也是个很重要问题,谁讲?

姚:(当有人讲到有一种看法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既有共产主义因素,又有资本主义因素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可分解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因素?啊!

马天水:(当有人讲到集体所有制有人认为是“内公外私”时)那末,我们的国家也是“内公外私”的了。(当有人讲到按劳分配可分解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时)说按劳分配是共产主义因素,似乎不妥!

姚:要是说社会主义本身又有资本主义因素,那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

姚:(当有人讲到相互关系中也有不是同志式合作关系时)那

是资产阶级思想,你们倾向后一种意见。

姚:(当有人讲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的经济运动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本身还有矛盾,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不同程度的集体所有制,还有一个不断巩固和完善的问题,主席讲到人民内部矛盾的许多矛盾。

张:走资派算在哪里?问题是资本主义,用的是社会主义外表,不然为什么要不断革命?你们介绍的那种观点(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有资本主义因素)恐怕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文化革命是解决社会主义内部的关系,这问题怎么说?苏联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有些人是工人,有些人是工程师,这在哪一章讲?这不是相互关系。他改变了所有制,斯大林未解决。

张：（当有人讲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矛盾是三大差别时）不是三大差别。

姚：还是资产阶级。

张：按你们刚才说，社会主义社会两种生产关系，我们国家内部还包括若干封建生产关系残余。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间就那么干净？按你们说，就只剩下三大差别啦？好象不大能答复别人的问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矛盾是什么？

张：如都发展到苏修的程度，这当然要总结。还有象我们国家没有到此程度，就发动文化大革命，就尤其是要总结，来武装我们的工人、农民。刚才那样解释，是不是行？就那么纯？要总结。

张：谁代表什么，阶级界线容易分，问题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矛盾是什么？

马：书上说得比较模糊，政治思想领域的斗争，都会直接关系到所有制问题。上层的斗争，是巩固还是削弱所有制问题。生产关系中首先是所有制问题，两种生产关系斗争较模糊。

张：至少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不完善。看事实嘛，我们好多企业是私营变为公私合营，官僚资本主义变为国营的。以官僚资本转过来的企业来说，我们留用了大批老人马，他们仍然代表旧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一个复杂现象，如果搞得太纯，我看值得考虑。厂里的厂长、党委书记、副书记，里面成份很复杂，有的原来是资本

家，有的是国民党，有的是叛徒，有的原是共产党后是走资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一建立就很完善？

姚：不能，主席说：“我国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所有制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

张：生产关系本身有一个发展过程。如果不是这样研究问题，不研究我们二十几年来的问题，还是抽象讨论，讲得不好，就成了“外私内公”的斗争了。

徐：刚才论证，给人的印象是外部斗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需要巩固和完善，不然有矛盾。在理论上怎么说，这里面包括一个“权”的问题。

姚：第一种意见（指第二个问题的第一种意见，即主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里面有资本主义因素）是不行的。第二种意见看来也要说得更接近实际一点才好。

张：如果抽象讲，当然可以，但里面那有那么纯。

马：有的国家是复辟了，如何解释？一是原来有的，另有新生的。现在资产阶级和我们斗争，不是资本家自己出面，也不是用他们经济实力来和我们斗，而是走资派，下一次资产阶级用什么形式来和我们

斗争，下一次文化大革命用什么形式，如何搞，难说，性质当然是同样的，但问题要考虑。

姚：不解决上层建筑问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不巩固的。领导权问题，“九大”时反复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解决领导权问题。苏联认为解决所有制问题后，阶级都消灭了。斯大林说剩下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主席说，知识分子中有阶级，农民中有阶层，工人中还有孟什维克，怎么能说阶级消灭了。

张：资本主义因素如何理解？

姚：有的就是社会主义外壳下搞资本主义复辟。

张：文化部门更明显，我们的电影部门总算是社会主义的吧？也许局长是我们的人，导演、演员是什么人？它的产品如何？当然，产品是精神产品，不是物质产品。

马：工厂中如果工人被压得一点发言权都没有，这种企业所有制算什么？这种企业还算不算全民所有制？

姚：生产关系中除所有制外，生产中人和人的关系很重要。苏修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他们说，你们说我们复辟了，我们所有制还是公有制。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和他们论战，其实好解决。他们企业的性质已改变了，是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公有制是表面的。

马：公有制是表面的，这一类问题要不要写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如不写进去，和现实情况不一致，世界上还有变的情况。

徐：不能采取回避办法，要深一点，要作研究。说得不好，就是社会主义不能战胜资本主义。

马：所有制问题，不能说最后解决，只能说基本解决，不复辟，还有一个再前进的问题。

张：有一些是相互关系问题，有一些不是。搞“九大”报告时，主席说，所有制也没有完全解决。为什么要搞工厂斗、批、改？就是所有制问题未解决，这些问题要展开，是实践提出的新问题，马列没有预见到，斯大林作了错误的解释，现在是新问题，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大量事实，要分析研究，要解释这些大量事实。

姚：批苏修，这方面你们要搜集些材料，好驳的，他们的经济著作我没研究，看了几本小说，书中的经理和工程师是完完全全的典型的资产阶级。

姚：第三个问题（国营企业归谁管理是不是所有制的问题）争吵得可以呢！

姚：（当有人讲到在这个问题上的两种意见时）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区别在什么地方？

张：还是联系阶级斗争来讲，谈所有制问题实际上是权的问题。谈权首先是阶级的权。脱离阶级关系就讲不清楚，后面那一种意见，认为企业归谁管理是属于相互关系问题，也讲不通。要从阶级所有、阶级占有、阶级支配、阶级使用讲。是无产阶级所有，还是一部分人

所有？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两个积极性的问题。

马：不管谁管，问题用什么管，有的可变成部门所有制，有的企业宁可闲着，也不肯干事，这就不是全民所有制。文化大革命，二兵团、工总司都去占领地方，变成他们所有。二兵团占领印刷厂，就可以支配纸张了。工总司占领新民晚报，就变成他们的了，为他们所用，有些地方只管自己，不管全局，所有制就变了。

张：当然也有相互关系部分，要按阶级关系来讲。

姚：看你代表那个阶级，执行什么路线。你搞资本主义路线，不管哪个管，所有制就要变。难道只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问题？！

姚：（当有人讲集体所有制有一个完善过程，全民所有制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时）全民所有制内部当然有一个完善过程。（当讲到过去我们认为完善问题就是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时，不能搞得很繁琐了，中央管还是地方管是些政策问题。

马：如果那样讲，就太繁琐了。

姚：恐怕不能那样套，不能用分析旧社会那一套来分析社会主义。

张：生产关系已经变化了，不能那样套（当有人说因为讲国家所有制完善没有内容可说，才讲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时）。从内容讲，还得从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来讲。

姚：要研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适应不适应的情况。

张：我们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适应不适应的问题。有些方面

需要集中，有些方面不能集中。

姚：有些下放后，路线不对，搞得一塌糊涂。江西有一个植物园，下放给庐山，搞得一塌糊涂。

张：如讲互相关系，就是地方和中央关系？矛盾如何出现的？为什么老是条条块块的矛盾？经济学要总结一些规律性东西。

张：不套“四权”吧，从客观事实出发，得出结论。

姚：如果为了解决完善问题，去解剖一个企业，解放后二十三年来是否有一个完善过程，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中来研究，也许写书可改进，行不行？解剖一下，搞个调查，大中小工厂，上海有条件，套“四权”恐怕不行。

张：有些怪论，不是一个流派的代表，不是一个阶级的代表，可不在书中反映，可置之不理，政治经济学还要研究规律，研究大的流派。

姚：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与人的关系，可是人与人的关系，总和物结合着，是阶级关系。关系复杂时还是研究阶级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的关系。

姚：第四个问题（指农村集体经济中的国家所有制成份表现在哪里？）这是一个有兴趣的问题，谁讲？

姚：现在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不是政社合一？（当有人讲到马陆公社党委书记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时）恐怕只是富社对这个问题有兴趣。

张：公社积累用在大队、生产队的有没有？

张：（当有人讲公社管理国营企业变化的情况时）那时平调很多，有些解释不清楚，后来一收，全民的就收得差不多了。这些年，我们的路走得很曲折，所以要仔细分析，农村经济发展不是那么快，可能要有个相当长的时期才能看得清楚。江西反复后，全民就更少了。

徐：国家投资的机电灌溉是不是可以说？郊区用水，用电是国家的，这和公社有什么关系。

姚：有的国家投资，收益归公社。

张：全民所有制因素不是很多，但是说除了政社合一外，完全没有有了？还是有一些的，政社合一带来一些东西，这个问题，没有调查，没有材料。

张：马陆公社的机器等是哪来的？大都是从国家来的，不然，无息贷款，他为什么不讲？他有些理亏嘛！要仔细分析，队是基础，规模较小。大队所有制不多，全民所有制不那么明显，但也不是没有，不然，政社合一是空的，这几年我们也是这样搞的，我们给集体以一定的支持。

姚：有两种所有制关系，各地不同，上海全民所有制对集体支持大一些。

姚：政社合一，几年下来，巩固下来了。

张：巩固了，大集体经济发展了。上海郊区全民所有制因素还是很多。有的处在发展状态，过了一定时候可以看出。（当有人讲到公社工业收入未分给社员时）分不好，还是发展经济，进入分配，问题就复杂了。

姚：这个问题，要有一个公社的典型材料，你们不是说要有数量分析吗？有些性质的问题，是数量分析规定质量界线。富社问题可能明显一些。第五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生产中人和人的关系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你们写得比较具体，最有趣的问题，谁讲？

姚：（当有人讲到对这个问题的表述的变化过程时）苏修的《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目录)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

姚：(当有人讲到劳动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表述时)协作本身是不是解决矛盾的方式？解决什么矛盾？(当有人说是解决本位主义时)本位主义是局部和全局的关系。相互帮助，相互促进，也是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同矛盾用不同的方式解决，先进促后进，叫做促进，也是解决矛盾的方法。《龙江颂》是反映社会主义关系中人和人的关系，可以这样说吗？

姚：(当有人说劳动人民内部矛盾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矛盾的关系讲不清楚时)在工人和农民内部有反映，《龙江颂》是农民内部矛盾。但有两种世界观斗争，还有坏人，《海港》也如此。

姚：一个阶级内部的关系，算不算阶级关系？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党内斗争还是很尖锐、激烈的，处理这种斗争要有正确的方法方式，一个阶级的先进部分尚且如此，一个阶级更不必说了。

张：听下来，你们受斯大林的影响还相当严重，只讲统一，共同劳动，互助帮助，没有矛盾，对立统一规律在相互关系中如何体现的？相互关系不存在矛盾，就谈不上相互关系，就用不着正确处理了。斯大林一套相当完整，斯大林最主要问题就是否认矛盾，不讲矛盾，不讲阶级，有问题。难道就不能跳过斯大林的定义、概念，非用他的语言不可？！能不能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找更好的语言，从毛主席的语言中找。讨论到第五个问题为止，给我一个感

觉，受斯大林影响很多，用斯大林的语言要考虑一下。

姚：我同意。

张：要肯定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总结了并正确地答复了列宁以后迁到的许多重要问题。如规律的客观性问题，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甚至新经济政策部分都是正确的，但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我总感到和主席的认识不一样。我们这本书总应该体现主席的思想，不说是阶级关系，那又是什么关系？！

姚：先进和落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总离不开阶级，你们能举出例子说明同阶级没有关系的吗？

张：到共产主义社会还会有对抗，主席讲得很清楚，那时枪、武器没有，但打拳头总可以，革命含义不一样，但革命还是有。革新派起来将保守派打倒，这样的可能性是有的。有的人就是把持着位置，阻碍生产力发展，这些人不一定是占有别人劳动的那些人，不然，对立统一规律就不适合共产主义了，你们讲社会主义，就怕矛盾讲多了。

姚：充满着矛盾。

张：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是矛盾，用这个观点来看相互关系，怎么样？当然，在正确路线下人民内部矛盾不致发生对抗，不然，就会发生问题。

姚：包括领导和群众。

张：还有领导和群众，为什么主席要在宪法上写上允许罢工？文

化大革命期间，不只是罢工问题，还有两派斗争，武斗闹得可凶了。我总感到要有量的分析，我们和苏联实践的经验，相互关系一段，谈抽象，不谈矛盾。用对立统一规律，阶级斗争观点，继续革命来看社会主义，怎么样？

姚：工人、农民之间当然有矛盾，才有正确处理有必要，党内叫要加强团结，就是有矛盾嘛！工人阶级有矛盾，才要正确处理，这一段再研究一下。

张：相互帮助，还有一个你帮他接受的问题，主席帮林彪，他就不接受嘛。主席再三拉他，也拉不住啊！

张：（当有人讲从上层建筑好分析，从经济上应该如何分析时）你们是不是孤立的分析，把公有制好象放在玻璃瓶子里一样，他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张还有一个完善的过程，不是纯而又纯，这是理想。

马：公有制每天在被破坏，每天在建立，有的资本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

张：要是象你们所说那样，我们市委书记很好当，不是这样，我们事情还很多嘛！还要分析矛盾。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一上来就讲了矛盾。

姚：要解决提法，要分析有些什么矛盾？这些矛盾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关系怎样？

张：这样才能得出应该如何处理的方法，不然的话，矛盾处理不当，甚至可能发生对抗。

姚：局部和整体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表现得很尖锐，如《龙江颂》正确处理得好的也不少。

张：领导和被领导之间也有矛盾，如比较正确的反映客观规律同比较不正确的反映客观规律之间的矛盾。如关于速度问题。

姚：讨论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辩证法如何贯串到书中去的问题，值得注意。

张：主席过去说，波兰明兹的书，敢于提出矛盾，敢于分析矛盾。我们用矛盾观点观察、处理自然和社会，就能胜利。你们是不是有些胆怯，怕这样一说，社会主义到处是矛盾，就不那么美妙？！

姚：相对来说，和资本主义比较，社会主义总是优越的。

张：当然，在我们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是工人阶级，不致于很容易复辟。苏联也是慢慢的，有好几年。不是以矛盾分析，受斯大林影响不小。当然，也不要走向反面，每天都是对抗性矛盾。

姚：这个问题再研究，工人阶级内部矛盾在我们社会里，其性质总是和阶级矛盾联系在一起，先进和落后，总有阶级的烙印。不然，思想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太简单了，就是互助合作，厂里有那么多矛盾要处理，工人阶级内部成份也不简单。

张：青年学生进工厂后，带来些什么影响？

姚：工人阶级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张：有左、中、右。右就是右派，在工人阶级内部有没有反映？我们一般说，正确教育，不要整群众，但不要忽略，否则的话，走资派为什么还能活动？总是有人欣赏他嘛！这个问题研究研究。

姚：第六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肯定谈不出结果来的，形成文字较难。

徐：市委讨论过几次，吵不清楚。

姚：（当有人讲到关于这个规律的一些看法时）苏修对斯大林的表述修正在什么地方？

徐：（当有人讲到我国有人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表述为“发展生产，满足需要”时）书中那样的表述，把生产关系的改变，上层建筑的改变，都算在发展生产中了。

姚：（当有人说“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为人民”时）抓革命是我们去做工作。

马：没有摆脱目的和手段问题。（当有人讲到我们书上如何表述时）没有提出问题，没有说明问题。

姚：我还在推敲“用革命统帅生产”。

张：听了好几年议论，想不出一个表述。

姚：马克思表述的剩余价值规律是很了不起的。

张：（当有人说斯大林的基本经济规律有问题时）技术决定一切是他们的主要思想，矛盾是避开的。

（当有人谈到斯大林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表述还好时）如硬套，就要把自力更生、依靠本国积累等都写进去了。

姚：想一想。第十一个问题（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实质是什么）是当前甚为热闹的问题，谁讲？

姚：（当有人讲到在这个问题上的两种意见时）题目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实质。

马：（当有人讲到有一种意见认为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时）这样说，谁也不能反对了。（当有人讲到另一种看法认为实质是正确处理相互关系时）资本主义企业也要处理相互关系。写这种东西，是否可批判什么，提倡什么，我们又不是写经典著作。

张：（笑）是大经典著作噢！

姚：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

徐：（当有人讲了基层对企业管理的一些看法时）企业管理主导思想还是主席在一中全会上讲的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的问题。没有这个思想的话，就是管工人阶级。文化大革命后，工人群众管了，其代表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又是政治挂帅，发动群众。至于其他，主席讲过了。如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等。

姚：群众也要遵守纪律，要完整地理解，还包括：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

马：有的，在实践中搞了一些制度。

姚：制度总是要不断修改。

张：总是一句话，希望快搞出来。我们干部还不大懂得社会主义的规律，对资本主义也不很懂得，有的老工人懂得资本主义剥削，也需要上升到理论。我们社会主义从哪里来的，将来到哪里去，中间要遇到哪些矛盾，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如何解决，我们的实践经验没有总结好。列宁时期是生动活泼局面，斯大林前期也是生动活泼，后期就不是。我们有多次反复，主席的路线受到刘少奇等的干扰，将这些经验上升为理论，指导国家建设。我听说你们搞出一本，很高兴。有一本总好，无非是大家讨论批判一通，再提高一步。斯大林说政治经济学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影响，我们还要说对被苏修压迫下的劳动

人民有作用，对亚非拉人民有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的经济究竟怎样发展，这个总结出来有意义。

姚：企业管理问题最好总结些好的经验，革命和生产都好的。我不倾向争是上层建筑还是互相关系的问题。主要的是内容，如何做，总结经验。

张：哪一种管理，促进了生产，工人心情舒畅，领导工作也顺手？哪一种管理矛盾很尖锐。生产搞不好？

姚：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使干部懂得二十三年的基本经验，对我们搞好社会主义生产有很大好处。

张：管理总不是把工人当敌人搞，搞管卡压，那怎么行！

姚：对苏联没有研究，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题目和你们的书名完全一样。看一下不大讲政治，这一本值得我们研究，对修改书有好处，章节相当多，繁琐。若干题目继续讨论，理论上议一下，实际上再调查一下。希望将争论问题中取得意见一致的，写个材料，作些调查，再议。

我们对这项工作，抱着很大希望，继续坚持下去。我一面看，一面学，一面想，总可提点意见供参考。希望将剩下的问题展开一下。

物质鼓励、价值规律等都很重要，都要清楚。修改时能少一点错误。要做到每一个都正确，有困难。

姚 文 元
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座谈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言论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八日)

这是一本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经济学（指苏修鲁米扬采夫主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若干问题的摘译），和以前有很大不同，改了很多，就是社会帝国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还有国际专政。我看了以后，有一个感觉，每一章最后总要来一下子，批判我们。我们要和他们较量一下。繁琐极了，重复。比较突出的，在国内强调垄断，强调联合公司，强调垄断经济的利润。在国际上强调国际分工，国际专政，两个世界经济体系的竞赛。另外和政策联系很密切，讲讲就是联系到苏共二十几大，二十几大。每一章都有一个批判左倾修正主义，这是最新的，什么时候开始这样讲的？（有人说是1971年）生产结构由于科学技术发展，已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个东西倒是总结了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的经济情况。主编是鲁米扬采夫，这个人知道不知道？（有人答，这个人过去做过《共产党人》总编辑）。它叫做在现在条件下，出现新的集中形式。这个东西我总觉得和资本主义太相象了。自由竞争后到集中垄断，说什么集中的新形式是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制的联合公司。他讲这是社会主义劳动协作，真是！将来译出来后好好研究。这是社会帝国主义对内对外的经济理论基础，最后几章过去有没有？（答没有）还有国际专政论。就是用这个名称，国际专政，公开写上。你们议吧，我听一听。

（当有人讲到，讨论中有人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内部互相

关系应表述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关系时）它这里（指苏修的书）也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这是沿用过去的。正面的我提不出意见来，你们想，它（指苏修的书）这里说，本质是同志式互助合作关系，社会主义所有制又决定了全社会的同志式互助合作关系，它是这样提的，这问题到底如何提，想一想。

（当讨论到第十二（社会主义国家对国营企业要不要物质奖励）、十五和十六（按劳分配）问题，谈到如何划清物质鼓励 and 物质刺激的界线以及现实生活中关于奖金变化情况时）我有一个问题，物质鼓励和对农民的某些奖励政策是不是一回事？对农民的超产奖励物质鼓励我在想这个问题。

（当有人讲到粮食的超产奖励，油菜籽的超产奖励时）这些政策看起来是需要的，这是不是物质鼓励？我们用的最多的是奖励。俄文中鼓励和刺激是不是一回事？（当有人讲到马恩未用物质鼓励时）最早谁用的？列宁？这个问题你们查一查老祖宗如何讲的？搞个资料，大家研究研究。

（当有人讲到斯大林在1931年提过工资刺激时）那时有个很大问题，解决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问题，劳动力流动得很厉害。

（当有人讲到最早是1948年苏联一个计委主席讲过“物质鼓励”时）我们自己呢？主席用过什么语言？（有人答主席讲过提高人民物质福利）这是一个概念。（有人问用“物质鼓励”这个提法，好

不好）姚不答。（当有人讲1958年《人民日报》社论用过“物质保证”时）物质保证！

（当有人讲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也用物质刺激字样时）我们的看法和他们不一样。刺激总象针灸麻醉一样，好象不是好的意义，刺一下。农村中主要靠社会主义教育，党的政策。在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关系中，搞点奖励还是要的，冲掉了不行，好多是经济政策上的问题。实践证明，养猪没有一套奖励政策不行。

（当有人讲到养蚕没有奖励政策，因而桑树砍掉时）蚕就少了嘛。他们（指苏修的书）解译物质刺激，就是从物质上关心个人劳动成果，这样，人都是落后的。我们现在确实经济中有矛盾，我们要从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关系上来正确处理。国营企业和集体经济有区别，他（指苏修）现在就是要将国营企业自负盈亏，搞完全经济核算制。国家控制二个指标，企业可以自由解雇工人和招收工人，这样，工人阶级就糟了，过去有没有？

看到一个问题，你们修改意见中说，有一个问题如何办？既不能用右反“左”，又不能用“左”灭右，又不能搞折中主义，有时需要批这种倾向，有时又需要批另一种倾向，这个问题何何办？主席批“左”批右，都很尖锐。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批右，郑州会议批“左”现在我们看，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因为他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尖锐、鲜明，没有问题。只能

怪我们水平不高。从毛主席都是很鲜明、尖锐，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还是一个立场、观点、方法问题，我们讲全面，不是要把文字磨得光滑，没有一点棱角。主席讲经济学方面很多。

(当有人讲到如何划物质鼓励和物质刺激的界线时) 究竟客观界线在哪里? 不是主观上、提法上的问题，是客观上的问题。在经济范畴中线划在什么地方? 怎样就是修正主义的，怎样才是马克思主义的?

(当有人讲到有人认为多劳多得就是物质鼓励时) 按劳分配和物质鼓励是一回事?

(当有人讲到如何理解主席的社会主义政策加共产主义思想时) 你们摘录中有这一枚，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各尽所能一条是否包含尽最大努力来增加社会生产? 各尽所能和按劳分配之间是否有一定联系? 资本主义社会中当然不会有各尽所能，各尽所能当然只能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以后才有可能。苏联不讲，各尽所能包含着一个人不肯尽其所能，那末，就要加强思想教育。学习大寨，要学习他的共产主义风格，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爱国家爱集体，不提倡学他的大队所有制。

(当有人讲到上海郊区由于养牛的奖励政策被混淆而产生的后果时) 90%不繁殖，其他牛如何办? 杀掉? 壮牛少了，牛活多久? 一般三十多岁? (当有人讲到养猪的奖励饲料还需要时) 这是需要的，没有那个东西，基本的饲料亦没有了。奖励的是精饲料还是粗饲料?

(当有人讲到要把经济政策看成体现路线的一部分时) 你看主席关于合作化按语，越是强调批判资本主义时，越是政策细致，农业合作化按语很值得我们反复学习。这是对资产阶级大进攻的时候。主席在讲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时，强调一系列政策。这些本来不是对立的，应该提到联系。

(当有人讲有的人怕说按劳分配时) 按劳分配为什么怕讲? 按劳分配不是已改了翻译法吗? 原来是按劳分配，后来根据主席的意见改过来的。按劳分配本身是一种分配，工厂要有一点区别，刚才讲农村，全民所有制如何? 要另外研究，不能和农村一样。

(当有人讲到我们工资制度中受过苏联影响时) 债背下来，一直到现在，每一次中央讨论都说这个问题，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这样，主席才提出取消军衔制，批评评级中闹个人主义，现在我们是七级还是八级? (当有人讲到这次工资调整有好处区分不够时) 这也是没有更好的办法，找了这么一个办法。

(当有人说到有的厂为了加强纪律，采用请假扣工资办法时) 要靠政治路线教育，政治教育。今天讨论不完，再讨论二、三次，充分展开一下，大家有些具体材料。利息问题谁给我解释一下，你们当然倾向第三种意见。第三种意见我看了，还不清楚，现在解释是资产阶级法权。

(当有人讲到企业存款也有利息，国家机关存款没有利息时)

企业有，国家机关没有。这个在理论上，按劳分配给你了，你存进去，还有利息！

（当有人讲到利息取消也不行时）这些都是不可少，利息率降低了，方式也改变了。多讨论几次有好处。产品调拨问题想一想，这个问题值得讨论。价格基础是什么？值得讨论，过去争论很久。

一九七六年三月张桥在上海市写作组工作计划纲要上的批语
政治经济学要批修，批刘、批林、批邓、批托、布等。政治经济学不批修，是写不好的。要知道斯大林的错误的影响还是不小的。我们的政治经济学要帮助干部从资产阶级影响、修正主义影响下解放出来，从民主革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